



四書人物聚考



十四

□ 12  
3019  
14





門 012  
號 3019  
卷 14

增補四書人物聚考下孟卷十一

離婁上

離婁



長楊賦育者不見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

離婁一名朱黃帝時人明察秋毫而幽室之申能辨五色橫邪曲直一見不爽  
絲髮也。莊子云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明者非  
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又云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  
其明矣。彼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燭亂天下者也。又云黃帝遊乎赤水之  
北登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智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  
使契詬索之而不得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莊子曰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  
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

增補四書人物聚考下孟卷十一

十一

十一



公輸子

子公輸子削木以爲鳥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謂至巧墨子謂公輸子口

公輸子名班又名般魯之巧人也或以爲魯昭公之子嘗爲母作木人爲御機關一發其車遂行又爲木鳶令之自飛楚攻宋般爲設機械以攻之墨翟聞之往見般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爲雲將以攻宋雲將梯也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般不答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拒之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固有餘般誦而言曰吾知所以拒子也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拒我也吾不言設請墨子見之楚王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出文選長苗賦般又嘗怨吳人殺其父於蕭州城南乃作一木仙舉手指吳地大旱三年吳人卜曰此般所爲也乃齋物謝之般斷木仙一手吳中大雨出西陽雜俎

師曠

春秋列傳平公立問人君之道曠曰人君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其目以察遠近早然左右廓然不拘係于溺于流俗

師曠字子野晉之樂師也晉平公閒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甚矣子之墨墨也師曠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一也平公曰何謂也師曠曰羣臣行賂以求名譽百姓侵冤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思下才處高不肖臨賢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奸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疲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諂諛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墨墨耳何害乎國家哉出說苑師曠侍於平公平公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師曠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

君之搽也







九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屋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出韓非子十過篇平公

鑄為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矣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以為調

矣師曠曰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為君恥之師涓至果知鐘之不調

也出呂氏春秋長見篇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

公曰安有為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臣聞之少而好學如

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陽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出說苑建木篇

知悼子卒知悼子荀營子即荀盈也未葬平公飲酒師曠侍鼓鐘杜賁自外來聞鐘聲歷階

而升酌曰曠飲斯平公曰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樂乙卯日死紂甲子日死故子卯謂定疾日君不舉曠也太師也不以

諂是以飲之也出檀弓下伐魯魯會晉侯同伐齊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巫山晉

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晉人知齊侯將登山以望乃

使乘車者左實右為為人形也齊侯見之畏其眾也乃

脫歸丙寅晦師曠告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鳥鳥得空營故樂也齊師果夜遁左

朔四百有傳襄公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晉聞楚伐鄭嘗歌北風以聽晉之強弱又歌南

風又歌南風以南風不死聲楚必無功既而楚師多凍役徒幾盡南風多蕭殺之

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或有神依不然民聽濫也濫失也謂石木不言民聽之失妄為言也抑臣

又嘗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垂氣致異時則有不能言之物而言

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虎音

祈之宮築宮于虎祈之地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出左傳昭公八年

六律

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律以統氣類之物一曰黃鍾二曰太簇

三曰姑洗四曰中呂五曰蕤賓六曰夷則七曰南呂八曰函鍾九曰黃鍾十曰太簇

十一曰姑洗十二曰中呂漢律歷志云

之使助為泥塗遂仕政

臣小人也晉師所不至之地必建旌旗以示其眾也

不知年紀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傳襄公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晉聞楚伐鄭嘗歌北風以聽晉之強弱又歌南

風又歌南風以南風不死聲楚必無功既而楚師多凍役徒幾盡南風多蕭殺之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或有神依不然民聽濫也濫失也謂石木不言民聽之失妄為言也抑臣



通考云樂書述天地自然氣數而以聲通

之謂之律也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

而取竹之解谷解脫也谷竹溝也取竹之脫無溝節於中

黃鍾之宮黃鍾之宮黃鍾之宮黃鍾之宮

黃鍾之宮黃鍾之宮黃鍾之宮黃鍾之宮

黃鍾之宮黃鍾之宮黃鍾之宮黃鍾之宮

黃鍾之宮黃鍾之宮黃鍾之宮黃鍾之宮

黃鍾之宮黃鍾之宮黃鍾之宮黃鍾之宮

黃鍾之宮黃鍾之宮黃鍾之宮黃鍾之宮

黃鍾之宮黃鍾之宮黃鍾之宮黃鍾之宮

黃鍾之宮黃鍾之宮黃鍾之宮黃鍾之宮

黃鍾之宮黃鍾之宮黃鍾之宮黃鍾之宮

黃鍾之宮黃鍾之宮黃鍾之宮黃鍾之宮

黃鍾之宮黃鍾之宮黃鍾之宮黃鍾之宮

黃鍾之宮黃鍾之宮黃鍾之宮黃鍾之宮

黃鍾之宮黃鍾之宮黃鍾之宮黃鍾之宮

黃鍾之宮黃鍾之宮黃鍾之宮黃鍾之宮

黃鍾之宮黃鍾之宮黃鍾之宮黃鍾之宮

黃鍾之宮黃鍾之宮黃鍾之宮黃鍾之宮

黃鍾之宮黃鍾之宮黃鍾之宮黃鍾之宮

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無射呂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鍾二曰南呂三曰應鍾四曰大呂五曰夾鍾六曰仲呂有三統之義焉其傳曰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西戎之國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解脫也谷竹溝也取竹之脫無溝節於中生其竅厚均者生治也竅孔也竹與內厚薄等也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黃鍾之宮律之最長制十二簫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為六此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謂律本趙氏惠曰律法也言陽氣與陰氣為法呂助也言陰氣助陽以宣氣總言之陰陽皆稱律故謂之十二律黃鍾者陽氣踵黃泉而出也鍾者種也律有形有色五色莫盛於黃故陽氣鍾於黃泉孽萌萬物為六氣元也位於子十一月太簇者太也簇奏也言萬物隨於陽氣太簇而生也位於寅正於子十一月太簇者太也簇奏也言萬物隨於陽氣太簇而生也位於寅正月姑故也洗也萬物去故就新改柯易葉莫不鮮明也位於辰三月蕤賓者言陰氣幼小故蕤蕤陽不用之故曰賓位於午五月夷傷也則法也言萬物始

傷被刑法也位於申七月射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當復隨陰而起無有終已位於戌九月呂助也謂陽氣方生陰氣助其宣物位於丑十二月夾者乎甲言萬物乎甲種類分出也又當陰陽相夾則位於卯二月仲呂言萬物盡旅而西行又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位於巳四月林茂也盛也六月物皆茂盛積於林野又林衆也萬物成就種類衆盛也位於未南姓也謂時物皆秀有懷妊之象八月初物皆含秀懷吐之象陰妊陽助助陽成功也位於酉應和也謂歲功皆應和陽功收而聚之也又陽氣應不用事陰雜陽氣閉塞萬物作種也位於亥十月禮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六律陽聲六同陰聲合者子與丑合寅與亥合卯與戌合辰與酉合巳與申合午與未合一云黃鍾子之氣十一月建焉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十二月建焉辰在玄枵大簇寅之氣正月建焉辰在娵訾應鍾亥之氣十月建焉辰在析木姑洗辰之氣三月建焉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八月建焉辰在壽星蕤賓午之氣五月建焉辰在鶉首兩鍾未之氣六月建焉辰在鶉火夷則申之氣七月建焉辰在鶉尾仲呂巳之氣四月建焉辰在實沈無射戌之氣九月建焉辰在火夾鍾卯之氣二月建焉辰在降世蓋長與所會在天為十有

管也聖人本陰陽別風聲香清濁而不可得也於是以文載口始鑄金作鍾以志十二月之聲鍾難分別乃截竹為管謂之律律者清濁之準法也聲之清濁以長短為制

黃鍾為宮八十一濁君復上

月建焉辰在火夾鍾卯之氣二月建焉辰在降世蓋長與所會在天為十有



太簇為商 二舍在地為十有二辰而律同生焉以律 陽聲六律黃鍾子太簇寅姑洗辰蕤賓

濁呂太簇寅 午夷則申無射戌陰聲六太呂丑應鍾亥南呂酉林鍾未仲呂巳夾鍾卯皆文

角六十四 之以五聲相雜以官土商金角木徵火羽水皆播之以八音播被也彼之八器以成音金鍾

辰林鍾 石磬土塤草鼓絲琴木祝匏箎竹管 鄭玄注云六律合陽聲者也六呂合陰

為徵五十四 聲者也此十二者以銅為管轉而相生黃鍾為首其長九寸各陰而三分之上

四吹清事 生者益一分下生者去一焉賈公彥疏據律歷志所言子午巳東為上生子午

遜水南 巳西為下生上生為陽陽主息故三分益一下生為陰陰主減故三分去一

呂為羽四 傳疑 錄云旋相為宮之法每律皆可以起宮則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

十八清物 為羽皆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得之餘律皆然宮者宮主之義十二管更迭為

觀音數之 主自黃鍾始當其為宮五聲皆備黃鍾第一宮下生林鍾為徵上生太簇為商

多小聲之 下生南宮為羽上生姑洗為角餘放此○林鍾第二宮 太簇三 南呂四

尊界分焉 姑洗五 應鍾六 蕤賓七 大呂八夷則九 夾鍾十 無射十一

宮最大而 呂十二三分損益之法凡陽律三分其數而損一分以下生陰凡陰律二分其

清濁羽最 數而益一分以上生陽如林鍾至全應鍾亥皆在子午以東故謂之下生大呂

細而輕清 丑至蕤賓午皆在子午以西故謂之上生一說數多者上生少者下生黃鍾三

角之大次 分之得二十六數凡三損去一分得五十四數是為下生林鍾為徵 三分林

商徵之知 鍾一十八數凡三益一分得七十二數是為上生大簇為商 三分太簇一十

次羽角居 四數凡三損去一分得四十八數是為下生南呂為羽 三分南呂十六數

四皆之中 凡三益一分得六十四數是為上生姑洗為角 三分姑洗二十一數凡三零

居業錄云 一數不行 隔八相生之法如子為黃鍾之宮歷丑寅卯辰巳至未為林鍾之

黃鍾之律 徵餘以類推又如黃鍾九以林鍾六為妻太簇九以南呂六為妻隔八而生子

容和黍一 則林鍾生太簇夷則生夾鍾之類故曰律娶妻而呂生子也 盧辨治曰同位

十二百是 聖人先以 戶定律之 管後以矩

其然然程 子謂正有 和黍彼時 適當此數

故以定律 管非律由 和黍制也

增補四書易考 下五離婁上



宋初樂去  
云尔雅曰  
長尺圍寸  
併濬之有  
底大者曰  
簫中者曰  
簫小者曰  
簫古者以  
玉為管舜  
時王田獻  
曰玉管是  
也

娶妻隔八生子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黃鍾乾之初九也隔八而  
下生林鍾坤之初六林鍾又隔八而上生太簇之九二太簇又下生南呂之六  
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  
四蕤賓又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下生無逸又上生仲呂之上六五下六上  
乃一終矣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此鄭康成司馬遷之圖術有補於律呂之  
說者

五音

樂記 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亡沾滯之音矣宮亂  
則荒其君驕商亂則破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  
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 劉氏註口五聲  
之本生於黃鍾之律其長九寸每寸九分九九八十一且是為宮聲之數三分損

長樂陳氏  
曰律起于  
黃鍾終于  
于呂其長  
短有度其  
多寡有數  
其輕重有  
權而萬法  
之原畢會  
于是幽有  
莽天地四  
時之理深  
有以通神  
祇祖考之  
情施之于  
教治足以  
齊風俗而  
立民信用  
之于戰伐  
足以審勝  
負而詔吉  
凶則律之

一以下生徵則去二十七得五十四也徵正分益一以上生商則加十八得七  
十二也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則去二十四得四十八也羽三分益一以上生  
角則加十六得六十四也角聲之數三分之不盡一算其數不行故聲止於五  
此其相生之次也宮屬土絃用八十一絲為最多而聲至濁於五聲獨尊故為  
君象商屬金絃用七十二絲聲次濁故次於君而為臣象角屬木絃用六十四  
絲聲半清半濁居五聲之中故次於臣而為民象徵屬火絃用五十四絲其聲  
清有民而後有事故為事象羽屬水絃用四十八絲為最少而聲至清有事而  
後有物故為物象此其大小之次也 漢書 五聲中商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  
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 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為四聲綱也  
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 國周景王將鑄無射問  
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鈞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



鐘度律呂長短以平其鐘和其聲為用豈不百官軌儀紀之以三紀聲合樂以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律呂相生

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鐘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

曰太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脩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

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

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今德示民軌儀也為之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六呂在陽

律之間陰律陽以成其功發揚滯氣而去散越四時間

也三間仲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鐘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

陽秀也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

以麩為犧牲斷死刑必注注

梁武帝天監十六年四月詔以宗廟用犧牢有累其道宜皆以麩為之於是朝

野喧譁以為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帝音不從入座乃議以大脯代二元大

武十年詔以宗廟猶用脯羞更議代之於是天餅代大脯其餘盡用蔬果

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魚肉日止一食性菜羹糲飯而已布衣木綿帛帳

後宮貴妃以下衣不洩地每斷重罪終日不懌或謀反事覺亦泣而有之由

是侯景益橫上深知其弊而溺於慈愛不能禁也

大雅假樂之詩 全篇四章此第二章

平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衍不忘率由舊章餘載中庸假樂節中

規矩準繩

前漢書律 權輿物均而生衡衡生規規圍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

衡而均權矣是為五則規者所以規圓器械令得其類也矩者所以矩方器械

令不失其形也規矩相須陰陽位序圓方乃成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繩者上

下端直經緯四通也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由焉以定法式禮記繩墨誠

此公尸之 所以發易 驚也

增補四書集注 丁丑 卷七 十一



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

為高必因丘陵二句

郊特牲云作大事必順天時為朝夕必本於日月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

大雅板之詩 全篇八章此第 二四及後三章

上帝板板板反下民卒瘁卒盡也出話不然為猶不遠猶謀也靡聖管管無所依也

此凡伯刺厲王之詩

實于亶誠也猶之未遠是用大諫言天及其常道使民盡病而汝之出言不合理的為謀又不久遠其心以為無復聖人但恣已妄行而無所依據又不實之於誠信豈天之方難無然憲憲欣欣也天之方蹶無

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莫定也天之方虐無然謔謔

戲舞老夫灌灌也小子躑躅躑也匪我年耄爾用憂譖多將焯焯音職熾盛也不可救

詩經云大雅板詩謂厲王用事盛而不可

天之厲民如殛如斃殛也如璋如圭璋判而如取如携皆言携

不思以致我敗公卿驅此以責之

無曰益片瓦孔易民之多辟邪也無自立辟言天之開民其易如此以明上之化

又自立邪辟 价人維藩价大也太師維垣師眾也大邦維屏大邦強

樹也所以為蔽也 大宗維翰太宗強族也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

敬 畏言是六者皆君之所恃以安而德其本也有德則得是五者之助不然則親戚判之而城壞城壞則藩垣屏翰皆壞而獨居所可憂者至矣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變也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王往通言出而有所往也

天曰旦及爾游衍言天之聰明無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

陳善閉邪 朱子注云君有邪心所當閉也然但逆閉之則動有矯抑之患故開陳善道使

麤然知道之所左則邪心自消子與時君論事多類此自謂敬王豈虛語哉

法苑珠林 朱子云上不敢愚其君以為不足與言仁義是欲法舜下不敢鄙夷其民以為



不足與與教化是欲法堯

仁與不仁

晦翁云仁如禹之地平天成府事允治湯之克寬克仁子惠困窮文之惠鮮懷保武之救民水火是也不仁如桀之滅德作威紂之毒痛四海幽厲之昏庸無道是也

幽王

濫法動靜  
亂常曰幽

幽王名宮涅宣王子也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後褒人有罪請入女子幽王以贖罪是為褒姒王人後宮見而嬖之生子伯服於是涇渭洛竭幽王西周三川皆震漆川在雍州東北南流入渭北時以三城為東周鎬京伯陽甫周柱下史即老聃也周將仁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民亂之也於是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必亡夫水土濱而民用足水土氣通為濱演則生之民備用之

伊洛竭而夏亡伊水出熊耳山洛水出冢領山禹都陽城伊洛近也河竭

三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

微也川竭必山崩若亡國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數起於一終於十故

也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周本紀三年幽王嬖愛褒姒

褒國名與夏同姓姒氏褒妖子為人所收褒人納之於王故曰褒姒云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

侯女而為后後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以伯

服為太子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于

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龍自號褒之二先君也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

請其繇而藏之乃吉繇龍所吐沫沫龍之精氣也於是布幣而策告之以簡策之書告龍而請其繇也龍亡

而繇在積而去之夏亡傳此器殷殷亡又傳此器周此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

之末發而觀之繇流於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繇化為玄龍以入王

村用厚生

川竭山崩

水塞土枯

不亡何故

褒人之神  
化為二龍



文蘇曰夏

後宮去龍蜥之童妾既黜而遭之或曰黜女既笄而孕笄簪也女子

或而毀齒無

有施人以

夫而生子懼

棄之宣王之時童女謬曰屨弘箕服

山桑曰屨弘弓也箕木名可結為服服與箕同盛箭

妹喜有寵

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

於是乎與

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奔於褒褒

伊尹比而

人有罪請人童妾所棄女子者於王以贖罪棄女子出於褒是為褒似當幽王

伐有蘇有

三年王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竟廢申后及太子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

蘇人以妲

子太史伯陽曰禍成矣無可奈何出史紀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誘之

已女焉妲

故不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

是乎與膠

幽王以號石少為卿用

周幽王

有一年申侯與繒西夷大戎攻幽王繒姒姓夏禹後折地志云繒縣在汝水承縣古侯國幽王與烽火徵

伯服於是

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驪山在雍州新豐縣南古驪戎之國也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於是

文比逐太

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為平王東遷洛邑而西周遂亡出史

子宜自正

記周

立伯服太

厲王

子遂奔申

厲王名胡夷王子也周自夷王王政不紀厲王元年楚熊渠畏之自去其王號

謚法殺戮

熊渠嘗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開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却復射之矢

無辜曰厲

推無迹生子三人甚得江淮間民與兵伐庸揚粵至於鄂曰我蠻夷也不與中

虐熊渠畏之去其王號

出通鑑會編三十年間天下無仇其後厲王好利近

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厲王曰

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

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

取焉何可專也所怨甚多而不避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道

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極猶曰

物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



昔后稷文王既布利又懼難也

衛國之巫以其神能

前如厲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

衛巫監謗以生殺之權寄于巫仇之口

由川所以有地氣而由財用口所以宜人敗心而言善

詩人知厲王之將亡故為此詩

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非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言文王布錫施利是以載成周道也

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

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也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用事

出史記周紀三十三年王愈暴虐侈傲國人謗王召公諫曰召穆公名虎民不堪命矣王

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也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諸侯不朝二十四年王益嚴

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

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水者決之使

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刺上詩以諷獻典樂史

獻書上書師箴上箴戒賏賦無眸子曰賏賦公蒙誦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周禮

也百工諫工執事以陳庶人傳語近臣進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賢修之史之教

以聞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

是乎山猶其有原隰衍沃也廣平曰原下濕曰沃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宜言也

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產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

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

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于虢地漢安厲王太子靜匿召公之家

國人聞之乃圍之穆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甚

以我為讐而對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讐對怒而不怒况事王乎乃以其子代

王太子太子竟得脫召公周公周公名召畢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

于虢太子靜長於召穆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為王是為宣王出史記周本紀

大雅蕩之詩全篇八章此第三四及後二章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邪大生蒸民其命匪諶信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言此蕩蕩之上帝乃下民之君也今此暴虐其命乃多邪僻者蓋天生眾民其命有不可信者蓋其降命之初無有不善而人少能以善

習甫四書卷下



道自終是以致此大亂使天命健貌也文王曰咨咨女無卿安包休于中國言前後左右公卿

亦罔克終如疾威而多辟也無卿歛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言前後左右公卿

魏徵云夫皆之臣皆不稱其如沸如羹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蝸如蟻皆亂小大

鑿形之美意近喪人尚乎由行尚且由此而行不知變也內興音于中國也單及鬼方延及遠夷之國

美危必于言自近至遠無不怨怒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

亡國故書是莫聽大命以傾先言非上帝不時但以殷不用舊致此禍耳雖無老成人與圖

日殷監不可救也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顯沛之揭本根起之貌枝葉未有害本

遠在彼夏實先撥撥猶絕也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言大木揭然將厥枝葉有折傷而根木

於天正猶此耳先為不義以自絕廢興存亡於天正猶此耳

通考與者盛也不止於存廢者衰也不止於亡

麥丘邑人祝齊桓公註

劉向新序雜事益桓公田至于麥丘見麥丘邑人問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二矣

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麥丘邑人祝主君使主君其壽金土為賤

人為寶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復之曰祝主君使主君無羞學無

惡下問賢者在旁諫者得人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復之曰祝王

君使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公憮然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

君未聞君得罪於臣也麥丘邑人拜而起曰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姑姊妹叔父

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嬖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

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臣者也莫為謝至今得罪公曰善扶而

載之自御以歸立之於朝封之以麥丘而斷政焉

韓洪與疾討賊承 一割地註



唐書皇甫鏞傳為司農郎判度支改戶部侍郎憲宗方伐蔡急於用度鏞哀會嚴  
 亟以辦濟師帝悅進兼御史大夫蔡平之明年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猶領  
 度支鏞以吏道進既由聚斂剝為宰相至雖市道皆嗤之崔羣裴度以聞帝  
 怒不聽度乃表罷政事極語鏞奸邪苛刻天下怨之將食其肉且言天下安否  
 係朝廷朝廷輕重在輔相今承宗斂手削地韓洪與疾討賊非力能制之顧朝  
 廷處置能服其心也若相鏞則四方解矣請授以浙西觀察使其辭切至上不  
 聽王承宗邊鎮王士貞之子拒命以常山叛朝廷厭兵布衣栢首杖策淮西  
 詣行營謁裴度且言願得天子一節馳入鎮可掉舌下之度為言乃以一拾遺  
 往既至以大誼動承宗泣下乃與獻德棣二州以二子入質上從之 韓洪滑  
 州人憲宗方用兵淮西拜淮西諸軍行營都統使杆兩河而令李光顏烏重胤  
 擊賊洪不親屯遣子公武領兵三千屬光顏吳元濟既平以功加兼侍中封許

國公入朝再拜司徒中書令以足疾命中人掖拜固願留京師帝許之

齊景公女吳

越絕書云闔廬伐齊大克取齊王女為質子為造齊門齊女田其國死葬虞西山  
藝苑卮言孟子所稱齊景公涕出而女於吳按所嫁乃闔廬長子名終累俱蚤亡葬  
 熟縣北二里海虞山東南嶺葬畢化為白龍而逝又齊女日夜思其家哭因名  
 其門曰齊門化龍事雖怪誕第夫差不聞齊女為夫人則終累為得之意是闔  
 廬破楚後景公畏而女其子也

大雅文王之詩註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  
 士膚敏裸音灌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音許王之盡臣無念爾祖殷士商孫子  
灌也將行也酌而送之也黼黻裳也  
啤殷冠也王指成王也爾祖文王也  
之臣屬也裸

大雅文王之詩註



難為兄難為弟

註

世說德後漢陳元方，字季方，名謨，元方之弟也。子孝行，篇云：後漢陳元方，字季方，名謨，元方之弟也。子孝，先名忠，各論文功，乃爭之，不能決，咨於祖父太丘。太丘曰：「太丘，即陳實，常除太丘長。」元方難其兄，季方難其弟，賢兄難做他弟，賢弟難做他兄，仁者無敵難，彼眾去，抵當他言，兄弟皆難得而皆賢也。

大雅桑扈

此尚何刺屬主而作

宛彼桑扈，其下侯也。其下侯，其下侯也。心憂愴惓，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四牡騤騤，旃旌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其禍以燼，於乎不哀，國步斯頻。國步，茂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我慙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俾愆，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瘁。北棘，我園，為謀為愆，亂况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折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宅傳曰濯所以救熱也禮所以收亂也

孺子

釋名兒時能行曰孺，孺，濡也。言濡弱也。策：文信侯請張唐，張唐不肯行，甘

羅曰：臣行之，文信侯叱去甘。

項橐生七歲而為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

於茲矣，君其試臣。甘羅見張唐，唐服辨曰：請因孺子而行。檀弓：秦穆公使人弔

公子重耳，曰：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犯曰：孺子其辭焉。

滄浪

大明一統荆州圖：武當縣西北有滄浪。三里，禹貢稱漢水東為滄浪水，疑

此洲是也。漢水古為滄浪，即漁父所云滄浪之水。今滄浪水合流出

鐔城，其後人名之，非古滄浪也。酈道元又曰：武當縣北四十里為

滄浪洲，未詳。

太甲篇

晉書：太甲，下丘，離。左：十一卷。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於宅太甲終喪明年之正朔也喪既除以袞冕吉服奉迎以歸也

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於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禮遂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頌三枚之德圖惟厥終拜手首至手也稽首首至地也太田致敬於師保其禮如此不類猶不肯也

獺

淮南子云鵲巢知風之自獺穴

說文獺如小狗水居食魚偏屬也

廣雅獺一名水狗又一種形類狗頭如馬

身如蝙蝠者鼻

二大名獺音獺

本草會編云四足俱短頭與身尾俱扁毛色若

故紫昂大者身與尾長三尺餘食魚苦水中出水亦不死亦能休於大木上謂之木獺又有脚皮下皮如人胼音着水音之海獺汲家周書云雨水之日獺

祭魚獺不祭魚國多盜賊禮記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坤雅獺取鯉於

坤雅云獺獸西方白虎之屬似狐而小青

水齋四方陳之進而弗食世謂之祭魚蓋自然其先如龜豺然或曰獺一歲二

祭魚將魚羅列於前取黃鰓魚一枚以承按其頭作聲如人有巫祝也故俗呼

黃鰓魚為師祭畢獺食諸魚而縱魚師於水坤雅熊食鹽而死獺飲酒而斃

大戴禮云十月豺祭獸謂之祭獺祭魚謂之獻何也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故謂

之獻坤史獺又能捕鳥乘見鳧鷖羣在則仰臥於水離水面尺許吐沫引之

古今注云養魚池者不畜獺獺

鳥見沫浮羣飛啄之獺乃以四足抱鳥如鳥賊之禽魚也獺肝一月一葉十二

月十二葉其間又有退葉齊諧記云魏明帝遊洛水水中白獺可愛見之輒去顧

玩之終不可得待中徐景山曰臣聞獺嗜鱸魚乃不避死用以此侯之乃畫板

作兩鱸魚懸岸於是羣獺竟赴盡獲之

爵一作雀



古今注云春秋運斗樞曰瑞光星散為雀一名嘉賓言棲宿人家如賓客又名賓雀賓雀老雀也棲宿人家堂宇之間有似賓客故雀性多淫謂之禮云季秋雀入水化為蛤格物總論云雀小鳥也常依人嘴頰皆黑通身毛

死雀瓦雀出浙東其雌雄相感必一俯一為黃雀雀目多昏人有至夕昏不見物者謂之雀瞽家語孔子見羅者所得雀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雀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雀者不

得大雀從黃口者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戰國莊辛謂楚王曰夫雀俯啄白糧仰棲白樹與人無爭自以為無患不知王孫公子左挾彈右攝丸

以加畫棲茂樹夕調酸矣

鷓鴣

通志卷云爾雅晨風鷓也郭璞注陸佃曰鷓似鷓黃色燕頰向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

燕頰

擊鳩鷓燕雀食之列子曰鷓之為鷓鷓之為布穀布穀為郭公郭公復為鷓

艾

圖經三月三日五月艾一名炎草可以療疾又曰燕蓐惡艾字說文曰艾可又疾久而彌善

五日未藥爾雅有孟者艾正伯長也首養亦為長艾歷也長者多頤艾育養也汝穎梁宋之間曰艾

久方可服又云艾長也歷也艾以人為名艾以大疾為義皆以所歷長所閱眾故也醫用艾灸一灼謂之一壯者以壯人為法其言苦于壯謂壯人當依此

數老幼羸弱量方減之楚辭蕭蕭艾於重筍謂蘭芷之不香又曰扈服艾以盈腰兮謂幽蘭而不可佩又曰何昔日之令草兮今直謂此蕭艾其意有所寓矣孔璠之文賦乃云真性與邪燼迭御芳烟與苦蘭競薰是以艾正而賤蘭妖

而珍雖與騷相反其亦不為無意也



炙之有驗

養老

漢明帝養老之禮云

禮王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燕禮者一獻之禮既畢皆坐而飲酒以至於醉夏后氏以饗禮饗禮者體

漢文武具

爵盈而不飲立而殷人以食禮食禮者有飯有飲雖設酒而不飲其禮以飯為主故曰食也周人修而兼用

為養老令

之五十養于鄉六十養于國七十養于學達于諸侯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

年八十以上賜粟帛

庶老于下庠國老有爵有德之老庶老庶人及死事者之父祖夏后氏養國老

祭酒肉東

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東序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小學在西郊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

三老五更

左學右學大學在西郊左學小學在國中王宮之東周人養國老於東郊養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國之

皆以二千

西郊東郊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郊小學在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皇收昂皆冕名深衣白布衣也夏后

石祿賜天

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燕衣黑衣也殷人冕而祭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

下三老酒

玄衣而養老玄衣亦朝服也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引年者即行引戶校年之令而恩賜其老內則凡養老

肉凡四十

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

者賜爵每

既養老而後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憲法也養老之禮五帝主於法其德行全三王則又有乞言之禮焉惇史所以

及于緇民

天順以後記其惇厚祭義祭義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夫子袒而割牲袒衣割制牲體為俎實執醬而饋

始令致仕

官七十以進進執爵而酌食畢以王制皇氏云人君養老有四一養老更二子孫死難養

上者皆得

其父祖三養致仕之老四養庶人之老三禮簡民中賢者及朝之致仕者養

給酒肉布

之若朝之賢者但養于太學不養于鄉若民中賢者則山鄉而進先養于鄉然

帛或進增

後養於學凡一年之中養國老有四皆用天子視學之時一年之內視學有四

其大臣八

故養老之法亦有四皆用視學之明日

十九十者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為四岳四岳方伯也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

時賜行開

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字子牙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支庶子孫或為庶

蓋古者尊

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出史記齊世家呂尚嘗屠牛於朝歌

高年養國

移而知其

老之遺音

足以為師

極朴子云

受土過呂

尚桑陰未

足以為師

十一卷

十一卷



賈飯於孟津且窮困年老矣聞西伯養老乃西歸於周鈞渭上西伯將出獵卜

之曰所獲非龍非驪非虎非熊而長而王者之輔也遂出獵渭濱至

于磻溪見老父釣西伯問之曰叟樂此耶對曰君子樂行其志小人樂供其事

吾非樂於漁也西伯謂左右曰得無是乎因載以歸與論政事大悅之曰自吾

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

公望出說望曰王國富民伯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將亡之國富倉庫西伯

曰吾願富其民於是發倉粟賑孤獨以望為師望左右文王德孝政平虞芮質

成於是伐崇密須大夷作豐邑三分天下其二歸周文王崩武王即位欲修文

工業東伐以觀諸侯集杏師行師尚父左仗黃鉞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

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孟津孟津古渡名在河南府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

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與太公作此太誓居二年紂殺王子比

干因箕子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一風雨暴至羣公盡懼惟太公勸武王武王

於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誓于牧野伐商紂紂師敗績紂反走登鹿臺遂追

斬紂明日武王立于社羣公奉明水取明水於月欲得陰陽之氣陳明水以為素酒衛康叔封布采

席師尚父牽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討之罪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賑貧

民對比于墓釋箕子囚遷九鼎修恩政與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多於是武王

封師尚父于齊營丘營丘古邑名今屬山東道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逆旅客舍主人也吾

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胡至國萊侯

來伐萊東國名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

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

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

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比至無棣舊說穆陵在會稽非也按今淮南有故穆陵明是楚之境

公

太公曰義  
勝欲則昌  
欲勝義則  
亡敬勝意  
則吉忌勝  
敬則滅

太公曰敬  
其眾合其  
親敬其眾  
則和合其  
親則喜是  
謂仁義之  
進汝威因  
其明順其  
常順者任  
之以德逆  
者絕之以  
力敬之勿  
疑天下和  
服

河洛緯云  
文王繫坐  
屏去左右  
深念遠慮  
召太公望  
曰帝王猛



泰無文強無棟在途五侯九伯汝得征之齊由此得征伐為大國都營丘出史記 武經

梁好武侵西孤行文王問主明如何太公曰曰貴明耳貴聰心貴知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

苦天下百姓之怨心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輳並進則明不

生矣其家于美行而蔽矣史文王出獵渭濱至於磻溪見老父釣問之曰與樂此耶太公曰君子

得免其無迫乎太公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今吾漁甚有似也文王曰何謂有似太公曰釣有三

曰因其所為但理其權祿等以權死等以權官等以權天鈞以求得也其忻深可以觀大矣文王曰

化上知天道中知人願聞太公曰縉微餌明小魚食之縉綢餌香中魚食之縉隆餌豐大魚食之夫

事下知地理乃可以魚食其餌乃牽於縉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

有國焉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卑文王再拜曰允哉敢不受命乃載

與俱歸

養民致賢註

項羽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通鑑中都南鄭而公關中亡秦降將章邯等三

人以拒漢路漢王怒欲攻項羽劫灌嬰樊噲皆勸之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

惡不猶愈於死乎罷誦於一人之口而信於萬人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

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

辟草萊

商子嬰今篇云祿厚而稅多食口眾者敗農者也則以其食口之數賤而重使

之則辟淫游食之民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糶

則窳惰之農勉疾商不得糴則多歲不加樂多歲不加樂則飢歲無裕利無裕

利則商怯商則欲農窳惰之農勉疾商欲農則草必墾矣聲服無通於百縣

則民行作不顧休居不聽則氣不淫行作不顧則意必一意二而氣不淫則草

必墾矣廢逆旅則奸偽躁心私交疑農之民不行逆旅之民無以食則必農農

必墾矣

必墾矣

必墾矣

必墾矣

必墾矣

必墾矣

必墾矣

必墾矣

必墾矣

必墾矣

必墾矣

必墾矣

必墾矣

必墾矣

必墾矣

必墾矣

必墾矣



則草必墾矣。壹山澤則惡農，慢惰倍欲之民無所於食，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重刑以連其罪，則褊急之民不關，很剛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游，費資之民不作，以諛惡心之民無變也。五民者不生於境內，則草必墾矣。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惰之心，農惡商，商疑惰，則草必墾矣。

任土地

岸地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萊者，不度地，故有地狹而民衆者，民勝其地，地廣而民少者，地勝其民，民勝其地，務開地，地勝其民者，事來民，夫棄夫物，遂民淫者，世主之務過也。而上下事之，故民衆而兵弱，地大而力小，故為國任地者，山林居什一，谿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一，此四者先王之正律也。故為國分田數，小畝五百，足待一役，此地不任也。方土百里，出戰率萬人者，數小也。此其墾田足以食其民，都邑蹊道足以處其民，山林谿谷足以供其利。藪澤隄防足以畜其利，兵出糧給而財有餘，兵休民作而畜積長足，此所謂任地待後之律也。夫治國者能盡地力而致民死者，名與利並。

李恢盡地力註

前漢食貨志云李恢為魏武侯作盡地力之效，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叁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晦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矣。又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盡勤行之，魏國以富強。

商鞅開阡陌註

秦孝公用商鞅，令民父子兄弟同姓，內息者為禁，并諸小鄉，聚集為一縣，縣置令丞，廢井田，開阡陌。阡陌田間之道也，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眸子

譚子化書云陽燧石大方諸召水感激之

靈樞岐伯曰五臟六腑之精氣皆上注於目而為之精精之窠為眼眼之精為瞳子筋之精為黑肉之精為絡其窠氣之精為白眼目者營衛魂魄之所常營也神氣之所生也是故目者心之使也心者神之舍也

淳于髡

國語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辨于虛者天下之大犬也東郭遂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虛還東郭遂環山者三騰出者五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辨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謂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日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即墨大夫誅一人即阿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威王八年楚索作盡言冠六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齊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索作盡言冠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汝笑豈有說乎髡曰昔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

齊威王乃益黃金千鎰白壁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







前廣後

詳雅

狼大如狗青色作聲諸竅皆沸性貪暴爭食以養口體而嘗以

害其身

里語

曰狼將逐食必先倒立以下所向故今獵師遇狼則喜蓋狼之

所向獸之所在也

云狼起卧游戲多藉其草而草皆穢亂故里語云狼藉又

曰狼扈

詩語

狼跋其胡載寬其尾毛詩草蟲經狼項下有袋求食滿腹向前

行乃解之退後又自踏踏上竟其尾進退有患故詩以况跋前疐後袋胡也

周獸人冬獻狼

狼膏溫故

官獸人冬獻狼冬獻之押雅云古之烽火用狼糞取其烟直而聚雖風吹不

斜或曰狼駢首直腸其糞州直為是故也

曾元

曾元曾子之子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

曾元曾華參之二子也

曾子曰吾無顏氏

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聰

鳥以山為巢而層巒共巔魚龍

以淵為淺而空八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

侯圭客宗室置酒髡首在側

滑

史記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士於宣王王

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

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眾乎髡曰不然笑鳥同翼者而安居獸同足者而俱

行今求紫胡桔於沮澤則累世不得及之墨黍梁父之陰則鄰車而載

耳夫物各有疇今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水於燧也髡

將見之豈特七十也劉向新序云髡子以鼓琴見威王三月而受相印

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髡子曰謹受教淳于髡全

全昌全全亡髡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謂佩服此言淳于髡曰豨膏棘

軸所以為滑也然而能運方穿孔豨膏猪脂也棘軸以不為車輪至滑而

也經髡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焉淳于髡曰膠豨所以為合也然而不

能傳合疏踳幹弓幹也作弓之能當傳合於疏踳踳以大

之其人能傳合疏踳幹弓幹也作弓之能當傳合於疏踳踳以大

之其人能傳合疏踳幹弓幹也作弓之能當傳合於疏踳踳以大

之其人能傳合疏踳幹弓幹也作弓之能當傳合於疏踳踳以大

之其人能傳合疏踳幹弓幹也作弓之能當傳合於疏踳踳以大

之其人能傳合疏踳幹弓幹也作弓之能當傳合於疏踳踳以大

之其人能傳合疏踳幹弓幹也作弓之能當傳合於疏踳踳以大

之其人能傳合疏踳幹弓幹也作弓之能當傳合於疏踳踳以大

之其人能傳合疏踳幹弓幹也作弓之能當傳合於疏踳踳以大



然而承意

臣自宜

待以禮制

附於萬人也

觀色為務

法武者

駟忌子曰

請謹擇君子母雜小人

故齊人謂

髡曰狐茅雖

不較不能載

駟忌子曰

輟車之盛

其間淳于髡

而督好吏淳

若響之

膏者又之

謹受令

是人必封不久矣

居期年封以下

不

語之微言

若響之

王門而面

餘流言髡

侯

出史記田

齊世家

之志如此

怪之以讓客曰

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

不足為言耶何

在音聲吾是以

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

先生之來人有

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

及試亦會先生來

久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一語連三日三

君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于官息於官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倚孝衰

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

論

曾參性至孝嘗出薪於野客至其家欲去其母曰願留參方到母以左手搯

石臂參即馳至問母曰臂何恙母曰今者客至搯臂以呼汝耳

子曰以華元善人也

祭義云夫

人存且執

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

子曰以華元善人也

校執醜受

之執鏡戶

曾參養志

曾參養志

醉夫人執

兩夫人愛

曾參養志

曾參養志

之執足

里

尸于曾子事親常以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

韓非子曾子之

白帖註六

楊宣撰家

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汝還顧反為汝殺蔬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

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

訓令馬一

通訓諸子

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

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

曰君子之

曾甫可書

下丘離妻上

一



事親養志  
為大存志  
直道而已  
荀柱道而  
三牲五鼎  
非吾養也

意也 家曾子後母遇之無恩供養不衰其妻蒸梨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蒸梨小物也而不用命况大事乎其子元請再娶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及吉甫庸得於非乎遂身不娶

三見不言註

荀子大略篇云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曰曷為三見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以正色攻去邪心乃可與言也

舍館

左傳云晉師三日館穀  
周禮云凡國野之逆十里有店

記 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開元文字云館者賓客之舍也有積以待朝聘之官也客舍逆旅名候館也公館者公所為也私館者自鄉大夫以下之家所為也國語云我公過陳膳宰不致餽司里不授館杜苑館客舍也

待賓之舍曰館

西京雜記云

平津侯自以布衣為宰相乃開東閣營客館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才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在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

廣有飲食  
三里有宿  
宿者有路  
宿者有宿  
委方十里  
有市市行  
溪結侯館  
有積

之土地也

草

爾雅 卉百草總名也草謂之葍榮而實謂之莢葍根也又曰蘇芬莽草也江淮南楚之間曰蘇自關西曰草或曰莽南楚江湘之間謂之莽

芥

朱文公野蔬詠云葉實抱芳辛烈烈消煩滯登俎效微勞仁食驚癩噉西陽雜俎云掌中芥出未多國取子置掌中吹之一吹長三尺乃植於地



瞽瞍

鄭國農云尚書大傳云瞽瞍舜父名有目不能分別善惡故時人謂之瞽舜帝曰有虞氏其無目朕謂之瞽瞍

先國於虞始為虞氏系出虞瞽瞍是生喬牛喬牛生瞽瞍劉向孝子傳云舜父夜卧夢見一鳳凰自名為雞口唧米以食已言雞為子孫視之是鳳凰以黃帝夢書占之此子孫當有貴者舜占猶之比年籙者殺中有錢舜也乃三日三夜仰天自告過舜前紙之目霍然開

魚氏類林云舜葬於山歲不熟舜糶其

每還錢與米問之子也因相抱蹠其父曰尋自明堯聞而妻之○真源賦云舜糶於平陽市父認之乃紙其目日以光明

離婁

諸馮 負夏 鳴條

皇覽曰舜疏按史記云舜冀州之人也耕於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瓦器於壽丘就時於

負夏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山是為零陵今相以故曰九疑傳曰舜葬蒼梧象為之耕

東望之分野今之東邵是也鳴條者書云湯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孔傳云地在安邑之西鄭玄云地在南夷云東夷之人者按皇甫謐云舜殯于虞今河東大陽是也

風土記云舜東夷之人生於姚丘感一水之涵今姚丘山在餘姚西六十里上虞縣之東本作姚丘人始靈山

志云上虞東有姚丘舜葬之所東又有谷林云舜生之地復有歷山云舜耕於此而嘉禾降之

顧野王云舜姚姓故云餘姚西七十里有漢上虞故縣會稽傳記云舜上虞人

去上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

姚墟在濮州雷澤縣東十三里

尚書大傳曰販于頓丘就時負夏

括地志云高涯原在蒲州安邑縣北三十里南坂口即古謂鳴條戰地在安邑西

路史云帝死以瓦棺葬于紀是為鳴條註云鳴條在安邑西北

又云今帝墓在安邑而安邑有鳴條陌其夫紀才兩

王叔之祖境記曰九疑首是舜之墓處也

舜廟在山之陽人有六廟中者常聞絃歌之聲

離婁上



大明一統志曰舜陵在入道州至遠縣九

舍帝紀言河中有舜家信矣而竹書邵公志等皆言帝葬蒼梧則自漢失之至鄭康成遂以鳴條為之附夷之地不已疎乎禮記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山海經曰蒼梧山帝葬于陽丹朱葬於陰困學記世傳舜葬蒼梧之野孟子以為卒於鳴條呂氏春秋舜葬于紀蒼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鳴條亭在陳留之平丘今考九域志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拾遺記云舜葬蒼梧之

子甫謚曰舜以堯之

野有鳥如雀自丹州而來吐五色之氣風氣如雲名曰憑霄雀能羣飛啣土成丘頃此鳥能反形變色集於峻林之上在木則為禽行地則為獸變化無常常遊丹海之際時未蒼梧之野啣青砂珠積成壘阜名曰珠丘其珠輕細風吹如塵起名曰珠塵今蒼嶺之外山人採藥時有得青石圓潔如珠服之不死帶者身輕路史云舜初家于冀營野發瘞登見大虹而意感唐堯壬午歲生舜于姚墟故姚姓曰重瞳故曰重華字都君

甲子生三十一歲下微用七十九年即真百歲於卯崩

初大任生文王名昌有聖瑞紂封為西伯在位五十年壽九十七謚為文治岐

文王岐周畢郢

疏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南越志云郢攻楚都在南郢

即今鳳翔府鳳縣成縣皆其地也俱屬陝西道鳳縣今屬漢中成縣今屬鞏昌各去數百里間於堯戎其遷郢於豐則今郢縣詩謂既伐於崇作邑於豐是屬西安府詩亦雍錄岐州既為一地則畢郢之名設嘗兩出亦當同在一地矣書曰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則畢言葬畢不云畢郢也畢之為地或云在渭之北或云在渭之南其主渭北者則漢劉向言武周公葬于畢而師釋之曰在

新安陳氏云郢在鎬東非楚都之郢

長安西北四十里也長安西北四十里即咸陽矣故元和志曰咸陽縣治畢原也此皆以畢為在渭北者矣至其命為渭南者皇覽曰文武周公冢皆在京兆

新安陳氏云郢在鎬東非楚都之郢

長安鎬聚東杜中又曰秦武王冢在安陵縣西北畢陌中大家是也人以爲周文王家非也周文家在杜中即杜縣之中也杜縣在鎬之東於唐長安縣為東南二十里此說果不謬則畢人在渭南也雲谷雜記云史記周紀武王上祭于畢馬融云畢文王墓地名司馬真索隱曰按上文畢字當作畢星字按後漢

畢馬融云畢文王墓地名司馬真索隱曰按上文畢字當作畢星字按後漢







之間因取二國地前華後河而食焉

### 子產濟人

設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惠在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翅施惠哉孔子曰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民食之弗能教也子游曰可得言歟孔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輿濟冬涉者是愛無教也

### 溱洧

說文秦作漕

左傳鄭大水龍鬪於時門之外洧淵地理志云溱洧水在河南又說文云溱水在鄭國南入於洧山海經溱洧之源出馬嶺今在河南府永安界號玉仙山歷城東南為溱洧水經云溱水出柱陽臨武縣南繞城西北屈東流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嶺山大湖一開封府洧水縣有雙洧河即溱洧二下流

### 杠梁

釋名杠公也衆所共也爾雅隄謂之梁紅橋也或曰石絕水者為梁見詩傳說文云紅行橋也俗作杠從木十月成津梁則梁為在津之橋梁也今云甬梁者蓋橋上橫架之板若軍輿首故謂之甬梁廣雅倚步橋也一云今之石橋一后絕水者為梁詩云造舟為梁造舟比舟為梁也造舟者比船於水加板於上即今之浮橋也廣志獨木橋曰權亦曰杓水上橫木為渡杓亦謂之鴈齒雜志橋柱下橫木入沙者謂之躡音鵞

彭城橋梁郵亭不修言知其不能陳道第不可行單襄公知其必亡說文

橋水樑也東楚謂橋梁為圮

### 十月成梁

夏令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營室之中土功其始

玉海云右者辰則見而雨畢則除道天根見而水涸則成梁梁者以舟為之未有橋之名也

晉書何遜傳



闕人為之辟註

禮天官闕人掌王宮之門門之禁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為之闕闕開布行者

以大德不以小惠

蜀志諸葛亮之相蜀也。有言公惜赦者。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足

易鼎卦注無事曰趾。趾設曰足。釋名足底也。續也。言續脛也。趾丘也。言行

進一止也。脚部也。以甘坐時却在後也。

腹

說文云腹書正。義曰腹為五藏之總。世說王丞相指周伯仁腹曰。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

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舊君有服

疏禮記云

臣之去國

若下掃其

宗廟則為

舊臣服喪

之服是為

舊臣服喪

之謂也

禮記云。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入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為戎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入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義禮子夏傳云。為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曲禮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父兄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惟與之日從。新國之法。傳詩齊宣王問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助。父孰重。過曰。始不如父重。王忿然曰。曷為士去親而事君。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以為親也。宣王挹然無以應。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晉鋼樂盈註

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欒桓子即欒娶于范宣子。生懷子。即欒范鞅以其亡也。怨欒。

晉補曰。晉欒盈下五離要上



氏襄周十四年樂強逐范鞅使奔故與樂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樂初與其老州

賓通樂和桓子之妻范宣子之女也州懷子患之初懼其討也懇諸宣子曰盈

將為亂范鞅為之徵鞅素怨懷子故宣子使城著地名而逐逐之秋樂盈出奔

楚冬會于商任錮樂氏也楚錮樂盈使諸侯不得受二十二年秋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

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樂氏將安用之冬會于沙隨沙隨宋地復錮樂氏

也晉知樂盈在齊故復錮之

非禮 非義

聶雙江劄記云如門人無姊喪亦措而尚自曾子未小斂而襲裘以弔門人厚

葬子淵皆非禮之禮冉子諱粟原憲辭祿子路死輒皆非義之義

必誠 必信

禮記檀弓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

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原泉

爾雅水本曰源源曰泉正而上出曰灃泉從上溜下曰下泉湧出曰瀆泉側出

曰洿音泉所出同所歸異曰肥泉異出同流曰瀦音泉又云泉一見一否為

瀦濫泉正出滂出也沃泉懸出懸不出也汎泉仄出仄出旁出也孟子云原

泉混混不舍晝夜原泉有原之水

溝澮

爾雅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曰瀆考工九夫為井

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

禹惠古酒

尚書大傳古有醴酪時儀狄作酒禹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

晉書四書卷之五下五離婁上

三

十一卷

宋韓世遠全集言泉源者乎出之流水也其水混混下絕



亡其國者

平王東遷

周自平王遭父子之變去豐而遷洛周始東也故曰大東自敬王遭兄弟之爭子朝居王城曰西王敬王居狄泉曰東王周又東也故曰小東

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註

詩申侯敗犬戎攻宗周殺幽王于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太子宜自于申而立之是為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於是王室之尊卑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 陳氏曰雅詩多是王舊朝會燕享樂章或是公卿大臣規諫獻納之所作東遷以後朝廷既不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亡獨有民俗歌謠其體聲節與列國之風同故且可謂之王風非聖人能降之也

檮杌

楚羊姓子 為目能辨 神異 西方荒中有獸焉其狀如虎而大毛長三尺人面虎足指口牙尾長一丈

八尺攪亂荒中名檮杌一名傲狼一名難訓 留青 檮杌注惡獸名非也檮

斷木也一作剛木注引楚謂之檮杌惡木取其記惡以為戒 杌杌無枝也從木

從獸從兀壽久也兀不動也不從豸則非獸明矣又舜四凶一名檮杌即古漢

書注鯀崇伯之名即檮杌也惟周禮外史以檮杌為惡獸春秋自史不避君之

善惡故謂春秋為檮杌也更高陽才子檮杌漢書檮杌山藝志公檮主惟孟子

今因檮杌陸德明九經釋音誤之也

五霸迭興註

齊桓公姓姜名小白周桓王元年始霸秦穆公姓嬴名任好襄王十八年始霸宋

襄公姓子名茲父 襄王十年始霸夏公姓姬名重耳襄王十七年始霸楚莊

王姓芟名旅定王元年始霸號稱五霸自管仲始

楚羊姓子 為目能辨 神異 西方荒中有獸焉其狀如虎而大毛長三尺人面虎足指口牙尾長一丈 八尺攪亂荒中名檮杌一名傲狼一名難訓 留青 檮杌注惡獸名非也檮 斷木也一作剛木注引楚謂之檮杌惡木取其記惡以為戒 杌杌無枝也從木 從獸從兀壽久也兀不動也不從豸則非獸明矣又舜四凶一名檮杌即古漢 書注鯀崇伯之名即檮杌也惟周禮外史以檮杌為惡獸春秋自史不避君之 善惡故謂春秋為檮杌也更高陽才子檮杌漢書檮杌山藝志公檮主惟孟子 今因檮杌陸德明九經釋音誤之也

留青 檮杌注惡獸名非也檮



記疏

云 上自高祖下至已兄弟同承高祖之後為族兄弟親兄弟則一從兄弟大功再從兄弟小功三從兄弟總麻共四世而總服盡也五世則袒免也而無正服減殺同姓六世則不服袒免惟同姓而已故親屬渴袒身去飾也袒免者肉袒而著免狀如冠而廣一寸冠至尊不可居肉袒之體故為免以代又檀弓免焉註以布廣一寸從頂上而前交於額上又卻向後繞於髻禮朋友在他邦無主人乃袒免若朋友在家則躬服加麻加麻者素弁上加總之環絰然則袒免亦朋友之服也

新安陳氏曰此禮記大傳全文共高祖者為四世從兄弟相為服總麻服制至此窮也其高祖之父者為五世已無服但不忍遽絕之故不釐不冠為之袒免冠以變其吉同姓之恩至此而減殺也共高祖之祖者為六世則親盡矣窮而殺也而端不變可也引此以喻五世而斬

羿逢蒙

男子也或云其受教之

按羽有窮之君也 偃姓年二十習弓矢仰天嘆曰我將射四方楚有狐父者生

於楚之荆山生不見父母為兒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羿從之學盡得其道後

羿以術傳蒙蒙謀殺羿內行媚外施賂而虞羿以于畝內外咸服而羿弗察也

八年將歸自畝逢蒙取桃棗殺之 吳越春秋 范蠡進善射者陳音越王問射所起

音曰黃帝作弓以備四方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羿傳逢蒙蒙傳楚琴氏

琴氏傳大魏人魏惠楚三侯麋侯翼侯魏侯也 荀子羿逢蒙門者善服射 楊

子雲羽獵賦云逢蒙列營羿氏控弦 呂氏春秋 逢蒙始習於甘蠅

子濯孺子

無考

左傳 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疏曰侵者加陵之意寢其鐘鼓潛入其竟徃侵

陵之 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距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

曾甫曰言侵伐下丘離婁上

列子逢蒙弟子曰鴻超引鳥號之曰其衛之前

白釋傳云逢蒙羿之



其國都曰入徒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成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

庾公之斯尹公之他

庾公之斯一名庾公差字子魚衛人尹公之他亦衛人尹公他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備孫文子作亂孫文子即孫林父使他與差逐獻公公孫丁為獻公御子魚即庾公差曰射為肯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禮射不射兩駒音而還駒輒卷尹公他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他不從丁學故言遠乃反之他始與差俱還中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出左傳襄公十四年

鏃

爾雅鏃前羽謂之鏃不剪羽謂之志郭璞曰金鏃金鏃音箭也骨鏃金骨也

抱也禮書曰鏃之材有三金石骨是也鏃之名非一鏃鏃鏃鏃音鏃是也

西子

史記云西施入市凡願見者先擲金錢一

西子姓施美婦人也居苧羅山苧羅溪之西故曰西子苧羅浣紗為世絕色諸縣有苧羅山苧羅溪旁西子嘗病心而鬻其里之醜婦見而羨之亦捧心而顰

其里之婦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是其美非人之所能效也出莊子越王得之飾以羅縠教以容步學服而使范蠡獻之於吳吳王大悅伍子胥諫曰不可王勿受也臣聞賢士國之寶美女國之怨夏亡以妹喜

殷亡以妲己周亡以褒姒王不聽遂受之出史記越王以吳王淫而好色大夫

種乃使相於國中得苧羅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飾以羅縠教以容步習於十城臨於都巷三年學服而獻於吳乃使相國范蠡進之吳為築姑蘇臺後吳亡復歸范蠡因泛五湖而去出吳越春秋拾遺記越謀滅吳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

唐宋之間詩云一朝還舊都觀粧尋若耶烏鶯入松細魚畏沈初花則西

音 十一卷



子復還金  
稽矣

淮南子云  
受容皓齒  
形嬌骨生  
不待傅粉  
絕羣而美  
者西施陽  
文也

黃庭經云  
人中之岳  
謂鼻也一  
曰天台

增補四書集注

一名修明即西施鄭旦別名以貢於吳吳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為簾幌朝下以蔽景

夕捲以待月二人當軒並坐理鏡靚粧於珠幌之內竊觀者莫不動心驚魄謂

之神人矣乃嗟而目之若雙鴻之在輕露泚水之漾芙蓉吳王妖惑怠於國政

及越兵入國乃抱二女以逃吳苑越兵亂入見二女在樹下皆言神女望而不

敢交今吳城蛇門內有株尚為祠

鼻

養生鼻者心之門白虎通云鼻者肺之使論衡云鼻中隔之際名曰山源論衡云

鼻不知是鼻音為艷音人不知是非為閉音

上帝

禮書周禮有言祀天有言祀昊天上帝有言上帝有言五帝者言天則百神皆

預言昊天上帝則統乎天者言五帝則無預乎昊天上帝言上帝則五帝兼存

周禮曰昊天上帝惟西晉後齊後周隋唐乃曰昊天上帝而無  
氏以羊經推之謂昊天上帝即天皇帝名雖不同其實一也今之南郊  
既以昊天上帝位乎其上面壇第一等又有皇天大帝是雖而兩之也

日全

按歲月日  
時為曆元

易乾 堯以甲子天元為推術甲子為部首起十月朔曆元名握先紀曰甲子七十六歲為

盡以建寅  
月為歲首

一紀二十紀為一節首 草木子云漢大初曆凡十九年七閏為一章章者至

癸亥歲十  
一月建子

朔分齊閏無餘分也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為一會會者日月交會一終也

月為一歲  
之首善之

凡三會八十一章一千五百三十九歲為一統閏朔並無餘分但非甲子歲首

則甲子歲  
之氣候已

也凡三統二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至是閏朔並無餘分又

如乎此矣  
故云歲亦

值甲子歲首也此楊子雲擬之以作太玄也山太衍曆亦以初年甲子日子時

甲子也

且冬至在歲次甲子之首謂之至朔同日第一十年為第二章首復得至朔同

日然非甲子之先期夜半乃是癸卯日卯時第三十九年至朔同於癸未日卯

增補四書集注

下孟 離婁上

三

十一卷



時第五十八年為第四章首至朔復同於癸亥日卯時第七十七年至朔又復同於癸卯日子時因其至朔同在夜半與初年第一章同遂以七十六年名一節節者蒙蔽藉昧之時也凡四章為一節總二十節名曰一紀計一千五百二十年必然至朔同於甲子日之先期夜半但非甲子歲首且總三紀積四千五百六十年至朔同於甲子日之先期夜半又甲子歲首總會如初名曰一元此僧一行推之演大易也曆說雖多不出此二家之術矣新唐書 治曆之本必推 曆志上元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夜半朔日冬至自此七曜散行不復餘分普盡總會如初五代史 司天考夫天行之際遠哉微矣而使藝文之士布算積分上求數千萬歲之前必得甲子朔日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於子謂之上元以為曆始蓋自漢而後其說始詳見於世其源所自止於如此是果堯舜三代之法歟皆不可得而考矣然自是曆家之術雖世不同而未始不本於此

新安陳氏曰夜半即甲子時歲首日時皆甲子為曆元蓋以建寅月為歲首算之則是癸亥歲十一月以建子月為一歲之首葬之則甲子歲之氣候已始於此矣故云歲亦甲子也趙氏惠曰以建子為正故以夜半為朔其至與朔同日故云夜半朔且冬至若建寅為正者則以平旦為朔仁山金氏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則周歲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也五日一候三候一氣二十四氣為一歲則推日三百六十分積三十三分而增二日此自可以計千歲之日至氣本起於度故曰日至之度然日至之度亦有歲差故氣每度古今不同如堯冬至在虛周冬至日在牽牛宋冬至日在斗初此歲差也既有歲差則冬至之度似不可定推然言天者以前所差之故而推後所差之度則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致謂算得本也求其故者謂推千歲以前之日至也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之謂推已後之日至也

程子曰曆家之法大抵主於日一事立則其他皆可推洛下閎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何承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其法所以差分數難在所曆之年看一歲差着幾分其後差亦不定獨邵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裡差了

朱子曰堯時昏旦星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已來又差今比堯舜時似差及四分之一古時冬至日在牽牛今却在斗又云古之曆書亦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曆者紛紛草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



古人一定之法也。曆家要當先論太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定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加損益度之歲分歲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耳。

公行子

公行子齊大夫主班行之官以官為氏。

右師

占者天子之卿尊者謂之太師卑者謂之少師諸侯之卿尊者謂之左師卑者謂之右師。

纓

說文：纓冠卷也。纓冠系也。禮書：二組屬於弁，順頤而下結，謂之纓。纓之垂者謂之綬。音離。玉藻：玄冠朱組纓。天子冠也。緇布冠績纓。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暴組纓。士之齊冠也。

越寇

吳國華曰：夫越人標輕性，非持久豈能踰江絕淮數千里而深入哉。傳曰：公如越，欲以越伐魯而去李氏，意者其此時乎。此其情曾子知之，故不聞畫一退寇之策而竟去也。知去之必反也。

沈猶行

沈猶行，南武城人，曾子門人也。一曰：太山人，國名。紀云：古附庸之後，魯沈猶氏，漢劉穢為沈猶侯地，在千乘。

儲子

國名。齊大夫有儲子，姓劇，云儲人後繆。國策：子之二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太子不謀將攻子之，儲子謂齊閔王曰：因而伐之，破國必矣。萬章上。

寇彪法云：曾子見離婁下。

實甫曰：曾子及存，下左離婁上。



號泣旻天

路史舜往  
于田泣旻  
天號泣  
負罪引慝  
杖受車親  
撫弟日以  
驚惟恐不  
獲于家動  
心忍性死  
生不入干  
心年二十  
孝文聞干  
四海

虞書大 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於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  
虞齊粟瞽瞍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昔虞舜思親搯云陟彼歷山兮崔  
巍有鳥翔兮高飛瞻彼鳩兮徘徊河水洋洋兮清冷深谷鳥鳴兮嚶嚶設笄張  
冒兮思我父母力耕田日與月兮往如馳父母遠兮吾當安歸釋天春為蒼  
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毛詩傳云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人則  
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下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

長息 無考

公明高

公明高南武城人

九男二女



十四